

# 20年，激情行走在采访一线

本报记者 姚永亮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基层是新闻生命的源泉、记者成才的沃土。  
我进入眉山日报社工作20年来，无论是做普通记者、编辑，还是后来担任部门副主任、主任，到报社编委、副总编辑，始终以穆青“勿忘人民”要求自己，带着感情与激情行走在新闻采访一线，以实际行动探寻“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真实答案。

## 带着感情与激情走基层，贵在真正走下去

走基层，绝不能只说在嘴上，而不能形成自觉，没有真正走下去。  
今天，当我翻阅自己这20年采写的70多篇获得省级以上新闻奖的荣誉证书，心中更有无限感慨：绝大多数获奖作品，正是带着感情走基层的成果。  
在这70多篇获奖证书中，有两件是报道洪雅县瓦屋山镇燕远村的系列报道和通讯，虽然只分别获得中国新闻奖四川推评作品(2011年度)系列报道二等奖、四川新闻奖2015年度通讯与深度报道二等奖，但却是我心中的一等奖。  
洪雅县瓦屋山镇燕远村是眉山市最边远的高山村，地处洪雅与汉源、荣经、金口河交界的“鸡鸣四县”之地，距眉山城180多公里。这样一个被大山阻隔而山路遥远的偏僻地方，我和报社同事前后两次冒雪前往采访。  
2011年12月11日，我开车与同

事李成冒雪第一次走进燕远村。在这个海拔1300至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我们与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民促膝交谈，在0℃的雪地步履，探寻这个仅有3个村民小组、58户、206名村民的山村的脱贫之路。后在本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一线见闻”栏目中推出《洪雅燕远村：寻找跨越燕子岩的那条路》系列报道。稿件刊登后广受读者好评，也吸引了一批成都的读者慕名前往购买燕远村的农产品。这组稿件也获得中国新闻奖四川推评作品(2011年度)系列报道二等奖。  
2015年1月30日，时隔3年，我和同事李成再次走进燕远村。说来也巧，眉山9℃，这里0℃，我们去的当天，燕远村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迎接我们。为探寻该村三年来的变化，我们与村支书韩文君、村民周魁明等人一道，沿车岗河谷那条蜿蜒而坑坑洼洼的毛坏路，从海拔1300米的村委会行驶到海拔1950米的七百步堰口采访。饱含激情的通讯《车岗河谷雪中行——洪雅燕远村，再寻跨越燕子岩的那条路》，也获得了四川新闻奖2015年度通讯与深度报道二等奖。  
“离泥土越近，越有生命力。”越是边远偏僻的山村，总让我有前去采访的激情。坐落在洪雅县南部大山深处的瓦屋山镇长河村，是一个仅有两个村民小组、21户人家、74名村民的高海拔村。  
2016年2月10日，猴年正月初三，我与同事李成放弃春节假期，驱车到这里采访这个几十年来一直与恶劣的自然条件顽强抗争的村子，在

村党支部带领和各级有关部门帮扶下，在历经“献血式——输血式——换血式——造血式”脱贫奋斗的风雨洗礼之后，是如何找到一条有勇有谋的精准脱贫之路。后来，我们采写发表的《深山“袖珍村”洪雅长河的脱贫时代》，也获得了四川新闻奖2016年度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三等奖。  
带着感情与激情走基层，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2016年3月11日，在第38个植树节到来之际，我独自驱车赶到海拔900多米的洪雅县东岳镇八面村，采访3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四川首个家庭林场——灵全家庭林场。  
从东岳镇天官场镇到灵全家庭林场，是一条弯弯曲曲仅有一个车道宽的水泥路，当我结束采访下山，开车行驶到临近花溪河，因当时洪雅至柳江快速通道常在施工，受施工影响使一段道路上积满泥水，致使我开的车忽然打滑。我死死抱住方向盘，慢慢踩刹车，但车辆仍然不听使唤地往前跑并打滑，附近的施工人员大喊“危险！快刹车，往里面靠！”是的，如果车辆稍微往外，就会掉下几十米的悬崖下的花溪河。万幸的是，车辆在我的控制下，最后靠上了左侧一棵大树上而没有掉下悬崖。此时的我，早已是一身冷汗。次日，新华社播发了我冒着生命危险采访的通讯《家庭林场要做造林见林的典范——植树节之际探访四川首个家庭林场》。  
带着感情与激情走基层，要有责任担当

作为一名报社分管采访业务的副总编辑，平时要处理的事情多。但无论事务多忙，我都把走基层当作一种责任，哪怕在节假日，仍然坚守采访一线，这既是报人的态度，也是给下属示范。  
重大新闻发生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无论是“5·12”汶川地震、“4·20”芦山地震，还是眉山“8·19”洪灾一线等现场，我总是以身作则下深水带头干，除了确保把这些重大新闻及时在本报宣传报道好外，还努力推向中央级媒体，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眉山、关注眉山。  
2010年8月19日一早，当我驱车在带领年轻记者到洪雅县汉王乡采访的路上，忽然接到东坡区三苏乡东馆村因遭受暴雨袭击，市委书记等市区领导正在现场组织转移受困群众的信息后，立即改变行程带领记者赶到现场采访，冒着倾盆大雨和雷电现场抢拍公安干警冒雨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的感人场面。后又穿着早已被雨水湿透的衣裤赶到万胜镇、广济乡等洪灾一线采访。中午返回时，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就赶忙对外发稿。当天下午，新华社、中新社分别以《四川眉山遭特大暴雨袭击》为题编发通稿，及时把眉山的灾情通过中央主流媒体报道了出去，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次日，我又再次到三苏乡、万胜镇等受灾乡镇采访当地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的情况。新华社及时播发了我拍摄的《四川眉山：洪水过后忙自救》的新闻图片通稿。

后来，我采写的宣传眉山市在“8·19”洪灾中发扬“三自精神”开展抗灾自救的消息《四川眉山发扬“三自精神”全力展开抗灾自救》，被新华社播发通稿、被《人民日报》综合版头条采用。  
近年来，为了抓外宣，我既当指挥员更是战斗员，几乎牺牲了自己90%以上的节假日。在自己没有总值班时，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到基层采访调研。2010年6月2日，正在值班的我忽然接到居住在农村老家的母亲去世的消息，作为家中长子，我匆忙赶回家，仅休4天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就回到岗位，又马上强忍悲痛毅然远赴深圳去采访市委领导交办的《创业眉山人》采写对象李志高的报告文学。  
仅以3个春节假期为例：2014年，从除夕到正月初六这7天，我天天在区县采访，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四川日报头版发稿13件；2015年的春节假期，我同样天天在区县采访，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四川日报发稿13件；2016年的春节假期，我有6天在区县采访，在新华社、光明日报、中新社、四川日报发稿11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凭借自己始终带着感情与激情奔走于新闻采访一线，从而收获了不少荣誉。2008年11月，我被四川省委宣传部、省委外宣办、省人事厅等部门评为“四川省宣传战线抗震救灾先进个人”；2014年11月，被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四川省“十佳记者”。

## 江城子·贺《眉山日报》创刊20周年

舒林

眉报创刊回首望，珠市街，租民房，白手起家，已二十载。为办一流机关报，三贴近，文精良。事业发展可褒扬。遇挫折，也无妨！媒体融合，初步见成效。奋力建设全媒体，班子强，队伍壮。

## 和你一路同行

本报记者 张成锋

按祝寿的传统习俗“逢十大办”，最近同事们都在为纪念《眉山日报》创刊20周年的事做准备，围绕创刊20周年做策划，采写稿子，搜集图片，忙得不亦乐乎。  
掐指一算，今年是我到报社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心中感慨万千。10年，改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初心；10年，付出的是青春，收获的是成长。  
说到改变，最大的或许是从一个初出校园的学生变成了早已过而立之年的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说到收获，最大的就是从当初的青涩，到如今的日渐趋于成熟。  
还记得2007年夏天我去彭山采访，联系了当时的彭山县委宣传部，当来到宣传部办公室时，接待我的是刘树军老师。“原来你就是报社的张成锋，你写的那篇报道我看过……”刘树军老师是新闻行业的老前辈，一见面就非常热情，还说出了我稿子的标题，这让我受宠若惊。就像学生时代，看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铅字，被大家传阅，感觉很有面子。那种荣誉感油然而生！  
如今，对于文字，看得多，写得少，那份对文字的“躁动”也荡然无存，纵使有些感慨想付诸笔端，却迟迟不肯动笔。  
由于工作岗位的调整，我从记者岗位调到编辑岗位，通俗点说，就是从“采购员”变成了“烹调师”。做记者时，一天到晚在外到处奔波，跑新闻，写稿子，把稿子交给编辑，很少考虑导向和一些面上的东西。做编辑后，从文字的修饰到配图的选择，从稿子的编辑到协调组版，从标题到版面的美化，从观点导向到整体全局……总之，如何将一盘菜色香味俱全地展现给读者，这是如今思考得最多的事，所以对文字的敬畏之心更甚了。  
当了编辑后，最怕自己做的版面的差错被值班领导、读者揪出来，有时差错是一个字，一个数据，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称谓，一个职务，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面红耳赤。更有大的差错是政治性、导向性的，隐藏在字里行间或配图角落，防不胜防。为此，除了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丰富自己的知识外，工作中我都想方设法调整状态，让自己精力集中，全力以赴，力求完美是追求，不出差错是底线。  
我想这种面红耳赤是一种鞭策，一份责任，是对文字的敬畏。每当看到自己费尽心力写出的稿子，反复修改编辑的版面刊发出来后，油然而生的成就感都会让我忘却辛苦。起码，劳动的成果是有记录的，还是会被一些人看到，谈论。或许那种感觉就叫归属吧。  
10年，对人生来说不可谓不长，这是一次成长，饱含着奋斗拼搏的执着。  
20年，对一张报纸来说何其短暂，这是一种积淀，沉淀着辛勤付出的点滴；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承载着创新求变的未来。  
回首过往，唏嘘感叹。祝福《眉山日报》，下一个10年和你一路同行，书写这个城市的点滴，也记录自己的成长。

# 我们看眉山的“脸”在变

本报记者 余毅

2013年，我从工作了四年的云南昭通回到家乡眉山，来到了眉山日报社。  
还记得昭通的朋友为我送行时问我：“我们知道你来自眉山，但那里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让你舍弃工作这么多年的地方？”我自豪地告诉他们，眉山不仅是我的家乡，也是苏东坡的故乡，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城市，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2013年4月，回到眉山的我用一名记者的目光认真打量这座久违的城市。还是那个氤氲东坡文化的眉山，可它分明又有些不一样，处处可见繁忙的建设场景：眉州大道变成了“两宋荣光”眉州大道，正在进行施工改造；东坡金城变成了东坡宋城，各项塑造工作有条不紊；东坡城市湿地公园建设如火如荼，机器轰鸣烟花飞溅；听说还要新建改造苏辙公园、苏洵公园等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有市民抱怨眉山城到处乱糟糟，也有人常常关注施工建设。初回家乡，我也疑惑，眉山这是怎么了？原来，延续千载诗书气质的眉山正实施文化立市战略，不断挖掘东坡文化的“形”“神”，并以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让文化精髓贯穿于城市建

设。眉山，在“变脸”。  
350万眉山人都关注眉山建设。作为记者，我们有责任让市民在第一时间知晓他们所关注的，让他们看到眉山的每一点变化，让他们理解并支持眉山的城市建设。  
于是，烈日下，我奔走于“两宋荣光”眉州大道改造现场，伴着压路机的轰鸣，向施工人员了解工程进度；国庆节，我和一线建设者们一起穿梭在东坡宋城。“工程建设非常顺利，只要能早日完成道路改造，我们累一点累一点没什么。”“打造东坡宋城是好事，我们商户应该支持。”“每天来看看公园修得怎么样了心里高兴，这是政府做的好事呀！”  
采访中，总能听到这样的话。和市民一样，我的笔下有期待，有感动，还有作为眉山人的自豪。而眉山，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我和同事们的笔下，源源不断地展现着惊喜：“两宋荣光”眉州大道、东坡宋城、东坡城市湿地公园、东坡湖亲水平台、苏辙公园等城市建设，不仅增添了眉山的诗情画意，更再现了眉山的文化荣光。泡菜博物馆、泡菜风情街、大雅堂、江湾神木园等各

区县的“文化立城”项目也纷纷登场。一系列城市发展建设的扎实举措，使眉山的文化韵味越来越浓厚。  
现在，走出成乐高速公路眉山出口，迎面而来的，是一座拥有宋代建筑特色的仿古城门楼。穿楼而过，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古典的文化景观大道。道路两侧是从宋代建筑提炼而出的朱红斗拱灯，仿古公交站台让人感受到的古朴悠久的历史熏陶。不少市民晚饭后到东坡城市湿地公园逛逛或沿着亲水平台走走，一天的疲倦和烦恼也不翼而飞……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滚滚奔流的岷江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化，而伴随眉山文化建设的推进，东坡故里还到处涌动着“人文之美”。作为记者，我又怎会看不到？  
2016年5月，听朋友说起他常光顾仁寿县龙正镇一家面馆。那里没有收银员，顾客吃面后，付不付款完全靠自觉。10多年来，“无人面馆”经营却几乎分文不差。我心里一动，这不正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诠释吗？  
当然，故事温暖动人，真假还需作为记者的我去见证。5月26日，周

四，我冒雨找到“诚信面馆”。一间30余平方米的店面，除去灶台，只能放4张桌子。我一边吃面一边和老板聊了起来。老板朱五星是退伍军人，自从2002年回老家龙正开了这家面馆，他就坚持让顾客自助付钱。  
“老板，我的二两面6元，我放10元找4元。”前面顾客把一张10元面值的钞票放到灶台上一个玫红色塑料盆里，拿回了4张1元面值的钞票。“好的。”朱五星正将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炒臊子用的小块，他的妻子忙着把香菇去蒂，没人去关注顾客付钱找钱。旁边桌的顾客吃完面一摸口袋，忘了带钱。他朝朱五星不好意思一笑，说下次补上。没带多少钱，也没问小伙子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来补钱，朱五星就爽快答应了。在我吃面的时间里，陆续续续有近20人想来吃面未果。据朱五星介绍，为了保证面的品质，面馆每天固定只卖三四十斤面。回到单位，我迅速完成稿件《信任换诚信 付款凭自觉——顾客为朱五星“自助面馆”打“五星”》，并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这，是眉山人文精神的一个缩影。我们每个人，不再是精神文明的旁观

者，更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  
在眉山，和朱五星一样的人有很多。我曾经作为媒体代表，参加了第五届眉山市道德模范初审评选投票。一个个候选人的事迹打动着我：六旬老人周志全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从肆虐的洪水中勇救落水孩童；高中教师刘国基17年前患病无法站立，然而他拄着双拐，坐着轮椅，坚守讲台……这些普通人做的普通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很幸运，作为眉山日报的一名记者，可以向更多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城市“硬件”的变脸，到市民素质的提升，年轻的眉山越来越大气，越来越包容，越来越精神。现在回想，我为什么要回眉山？因为它对我爱得深沉，我要书写它美丽的城市，赞美这里可爱的人们，我要和《眉山日报》一起见证这片土地上播种着美好的种子，绽放着真善美。  
今年，《眉山日报》迎来20岁生日；今年，是我与《眉山日报》在一起的第五年——不怕晚点遇见你，只愿余生都是你。作为眉山日报社的一员，作为一名记者，愿书写出东坡故里新气象。



2012年底，东坡岛拆迁已接近尾声，眉山日报两位记者周军、向哲拿着相机又来到岛上，用快门记录下东坡岛即将拆迁完毕的场景，每一个镜头每一幅画面都将成为历史和回忆，而今随着东坡城市湿地公园的建成，东坡岛早已旧貌换新颜。  
本报记者 向哲 摄

记者正在拍摄拆迁中的东坡岛。

施工现场。

拆迁中的房屋。

搬离家园。

拆迁后的东坡岛，预示东坡城市湿地公园即将开始建设。

如今的东坡岛已成为城市“肾脏”，眉山市民的休闲中心。